



昔日失意才子戲曲文獻新編

今年參與了仙姐九十大壽的紀念冊製作，對粵劇平添了很大的興趣，以致跟着老人家們去看了《一代天嬌》這齣現代戲曲音樂劇，感覺原來也不壞，粵劇的現代演繹的確可以重新激起年輕人的興趣，只要由一些潮人或明星參與演出，號召力一定非同凡響。於是在書展二話不說，就拿起這本冷門書《香如故——南海十三郎戲曲片羽》。

今時今日，年輕人可能再不認識任何粵劇人物，早在五十、六十、七十年代，粵劇其實是香港人主要的娛樂，當然，那是電視尚未盛行的年代。那時，名伶以外，連編寫劇本的劇作家也成為城中矚目人物，行為怪異的南海十三郎即其一。

大多數人的印象大抵離不開杜國威的話劇《南海十三郎》，但要一品真實的人生之奇，還是要細味他的粵劇作品。他的出身絕不簡單，是著名的太史蛇羹創造者江太史第六位夫人的十三子，故以「南海十三郎」為名，他也是影星梅艷的叔父。

十三郎自幼失去母親，又受到親人白眼，因而變得孤僻反叛，在學校就因調皮搗蛋而被開除，三十年代來港，考入港大讀醫科。畢業後卻去了編寫梨園劇本，二戰時寫下不少抗戰劇本，還投入關德興「救亡粵劇團」。光復後，他回到香港，那時恃才傲物，批評當時的香港電影太媚俗，被人嘲諷為「傻佬」，以致再沒人找他編寫劇本，生活頓無所依，流浪於中環街頭，後因神智失常，被送入青山醫院，晚年四處流浪。

這位多才多藝的粵劇編劇家，一生編寫過一百多部劇本，今次此書根據「覺先聲」早期抄本首度校訂出版十三郎的世紀名劇《女兒香》。此劇首演於1933年，裏邊的唱段可見南海十三郎的確才華不凡：「女兒香，斷人腸，莫怨摧花人太忍，癡心贏得是淒涼，想必是五百年前冤孽帳。最不祥，也是女兒香，一自落紅成雨後，更無人問舊瀟湘。女兒香，惹思量，一任花容培植苦，春來你依舊過東牆，也不過供人玩賞。」

在舊日，人們離經叛道還是可以謀生，據說晚年南海十三郎會在茶樓坐到相識者的枱前隨意吃點心，又不發一言離開，作家蓬草也寫

過：「話說某天父親正和店員吃飯，南海十三郎走進來了，父親竟然要請他坐在身旁。」當時蓬草想：「父親和乞丐同桌吃飯了。」最後他留下一首自己翻譯的莎士比亞墓誌銘：「休將吾骨伴塵塵，黃土一抔葬此身；頑石有情充棺槨，千秋猶斥淚英魂！」

《香如故——南海十三郎戲曲片羽》

作者：朱少璋



從幼稚園追溯童年記憶

我們追溯童年最早的記憶，往往只有幼稚園時代的快樂或不快樂的點滴，每月一次的生日會，茶點時間必吃的南乳餅、五音不全的兒歌：「小小姑娘清早起床，捉着花籃上市場，穿過大街走進小巷，賣花賣花聲聲唱……」

我們成長的年代，在天花上坐着板凳做着早操的天台小學，用紙和橡筋延續着短無可短的鉛筆頭，昔時的幼稚園都是唱遊堂，不似得今天從幼稚園回來竟然要學G for Giraffe，而不是Gir；R for Rhinoceros，而不是Ruler！

《再啟幼稚園——香港幼兒教育今昔》好像把人帶回到香江還沒有多少競爭的日子，讀不到書大不了去跟師傅學師的年月。1894年的教育報告提及，巴色會在西營盤成立了一間教導窮困中國兒童的幼稚園，是香港第一間有記載的幼稚園。

當時幼稚園只提供類似工業式教育，如有系統的手眼訓練，因為那時教會是為窮困父母教育幼兒，那時候不少孩子小半年紀就要出去當童工。正如書中所說：「早年能夠入讀幼稚園的是兩個極端：要不很富有，入讀幼稚園名校；要不很窮，或者有機會入讀慈善團體的幼稚園，或者等待接受小學教育。」

記得母親說過，她小時候去讀慈善幼稚園，每月要交五元學費，後來家境困難，竟然交不出五元，結果，老師每天都會在班上宣讀哪幾位同學還未交本月學費。在害怕被同學訕笑的情況下，她就不肯再返幼稚園了！

本書指出：「香港從來沒有強制兒童讀幼稚園，但中國傳統觀念認為讀書寫字很重要，不讀幼稚園會吃虧，即使再窮困的家庭，也要

努力掙錢讓孩子上學。」因此，香港早期的辦學團體無論在多困難多艱苦的環境下，都努力設置幼稚園。它真的無處不在，無奇不有，有些建在祠堂旁的，甚至有些因修路原因，要在貨櫃裏上課。政府七層大廈大廈還有着香港獨有的天台一條龍學校，一眾孩子做完早操，再曬着太陽上課，下午還有孩子在學校放風箏和打羽毛球等玩意。

《再啟幼稚園——香港幼兒教育今昔》

主編：李子建、張樹輝、鄭保瑛

九十後漫畫家帶你穿梭時光隧道

十九世紀末，巴黎人十分反對興建埃菲爾鐵塔，覺得影響着優美的巴黎景觀，像作家福樓拜竟然要躲到鐵塔內的咖啡館喝咖啡，因為如此，才看不到鐵塔的身影。若說香港的城市地標，1841年開始在中環維多利亞山上興建的中區警署建築群（俗稱「大館」）必然是其中之一，那裏也是150年以來象徵皇權與法治的精神地標。

想不到由飛天豬這位九十後漫畫家，將大館幻化成一處富人情味的《大館時代曲》。除了出版畫作以外，也在大館舉行「大館一百面」畫作展覽。透過對上百個住在大館鄰近的街坊人訪，經過兩年多時間，打開中環老街坊的記憶盒子，裏邊充滿粉色柔和童稚的畫風，大大削弱了原來大館由前中區警署、中央裁判司署及域多利監獄三組建築組成，那種代表着令小市民恐懼的權威感，也把那時捉小販入差館被打兩鐵與罰錢充公貨物的印象都柔化起來，這可能跟九十後對昔日貧窮的小販謀生艱難已沒有多少印象有關！

飛天豬畫出一條時光隧道，帶領讀者回到昔日中環，大館猶如一個遊樂場，一串串大城小事，細味當年的大館情懷，讓歷史和想像在書中畫裏結合起來。

小孩子可以走進去睇免費電視、參加警訊少年、去已姪員警宿舍踢波、幫員警捉賊等，最負面不過是難差到冰室蛇羹蛇王，當然也有輕觸及員警貪污餐餐，監獄也試過走犯等事件。

當真真正正走進開放參觀的大館古蹟及藝術館時，看到這個有150年歷史的古老建築群裏邊，其實有不少黑暗的歷史，像昔日印度差人跟本地差人是截然分開的，大Sir房外掛着百年前由員警狩獵回來的古老虎頭，令人望而生畏，而一間30呎平房囚三個犯……

《大館時代曲》

作者：飛天豬Flyingpig



而這個品德剛好不是美君個人所擁有的，而是不變性的，是『自我犧牲』這件事。每一代都會為了子女犧牲，但我們的上一代，他們的犧牲更艱巨，因為戰爭、貧窮、流離失所，在那樣困頓的情況下，要讓子女衣食飽足，還要受教育，他們做得到，是一種讓我非常感動的自我犧牲。」她於是決心放下一切，回鄉陪伴失智的母親，並開始寫下這十九封給母親的信，裏邊有着告白、反省、不捨或喃喃自語……

在香港這個匆忙的城市，這書也許可做迪一些人，在「愛得太遲」稍前的一陣子醒悟過來，好快快回家陪伴一下易遭遺忘的父母。

《天長地久——給美君的信》

作者：龍應台

